

绵长的亲情

文 | 赵冬梅

网友Tina在朋友圈里说,妈妈寄过来柿子,往年寄过来的柿子都会有碰伤烂掉。今年80岁的外婆给每个柿子都穿上了棉花衣裹上布缝合住。

拆完柿子,发现一张纸条,是写给儿子的:“不会写字,宝贝我想起,在马路白(摆)手,我想起就哭。”外婆的字条没有标点,每个字都那么有力。Tina说,有段时间外婆在她家住,外出过马路时,儿子总会摆手叫外婆快点,生怕丢了。孩子小小的动作,让老人深深记在心怀。

爱和惦念就在暖暖的安安稳稳的柿子包里,老人的心意。

寒风呼啸的冬日,感受着室内融融暖意,无意间内心的柔软被触碰,微疼中想起我的外婆。

我的外婆要是尚在人世,于今应该是90多岁了。

记忆中的外婆定格在她的老年,脑后始终有一个稍微离开脖颈几厘米的圆形发髻,用黑发卡扎得纹丝不乱,上身着灰色或蓝色的大襟衣服,下身是一条黑色的萝卜裤,33码的解放脚上套的是手工制作的黑布鞋。始终是笑容满面,亲切和关怀备至的。

记得我工作后,外婆听母亲说我上班的地方在一座矿区的半山腰,三班倒,经常夜班,自然山上温度相对要比山下低十多度。那个年代,小镇的市场上还没有保暖衣服,也没有纯羊绒裤,要么是家做的棉布缝制的棉裤,又厚又臃肿,还没有弹性。要么是手编的毛线裤,隆冬时节叫“三联”毛裤的那种,是普通针法编出来的二

倍厚。当年正是姑娘家要风度不要温度,天天喊着减肥减肥,厚毛裤和棉裤是坚决不可以上身的,否则真是坏了姑娘家的形象啦。

硬撑着,某一天,终于说出自酿的涩酒“腿疼”。

姑娘和母亲母女俩躺在暖和的被窝里,听着午夜屋外呼啸的风声,竟然惦记和心疼我们这些熬夜工作的来,聊起我嫌弃棉裤僵且宽厚不穿引发腿疼。外婆怎么也睡不着啦,她就翻箱倒柜找出两条秋裤,特意拿出新买的棉花絮进去,用线引住,这一忙乎就是凌晨啦。姑娘想着,秋裤有弹性,上了身肢体活动起来就灵活得多。

一大早,母亲从外婆家返回,带给我一条絮着棉花的花秋裤。看着那被刚絮进去的新棉花膨得鼓鼓涨涨的棉裤,我立马表现得很是不悦。那时太年轻了,根本不懂珍惜,也不懂感恩,竟然不屑于外婆的苦心,毅然坚决地说,这么丑,这么厚,坚决不穿。

十多年过去了,改革发展的春风吹暖了中华大地的犄角旮旯,工资涨了,生活质量提高了,最寒冷的冬天,一条弹性十足、轻薄的保暖裤或者羊绒裤就足够了。

随着年龄增长,随着自己为人母,时常想起,那个寒冷的冬夜,那个不眠的冬夜,我的外婆,她把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,将对孩子的孩子的惦念和关爱絮成暖暖的棉花,一针一线,缝制得严严实实,绵长了我们的记忆,绵长了我们的亲情。

熟的稻谷地,一处波光粼粼的水塘。还有的如朵朵白云,像风起云涌的天空,云蒸霞蔚。线条有直有弯,像透明的版画,晶莹剔透的菊花,洁白细腻的雾凇,自然生动,又美妙别致,可谓巧夺天工。

清晨坐在炕上,看冬日阳光,明晃晃照在窗花上。美丽的冰花,开始从边缘慢慢融化,一条条细细的水流蜿蜒淌下,蚯蚓一般。冰花,一点点消融……惋惜,却无能为力。有时,不等它融化,我们将嘴巴对准一处呵气,直到呵气融出一块透亮的“天窗”,我们借这小窗,瞭望外面的世界,看冬日清晨的安详。

小时候,乡村的冬,冷得纯粹,冷得青涩。道路都冻裂了口子。过了夜的水桶里,经常有冰坨子可以玩。屋里,融融的潮气,抵挡着窗外的寒冷,在一扇一扇的玻璃上凝霜,凝结成一幅幅美妙的图案,让一颗童心展翅飞翔……

窗上冰花,冬日乡村的一道风景,如童心般清澈,一直在我心中生动着,晶莹剔透。

怀念101路电车

文 | 杨玲

由尖草坪发往火车站的101路车,承载着我的成长轨迹。

从记事起,从尖草坪去往市中心,或去文源巷学习,或去钟楼街购物,或去迎泽公园玩耍,出行大多选择101路车陪伴。如今,因为修路的原因,曾经熙熙攘攘的101路总站关了门,每次路过,总有些莫名的失落。

十二三岁学生时代,开始没有了家长的陪伴,独自和同学坐101路车去省图听讲座的体验,那时我们小心地揣着50或100元的“巨款”,成群结伴地在电车上叽叽喳喳。抱怨着天天让写日记没东西记了,假期读书笔记太过枯燥,或者哪位老师讲课幽默,写字爱翘兰花指,乡音太重很好笑等。从总站尖草坪坐到大南门,40多分钟的车程总是在欢声笑语里飞速而过。

我喜欢这趟车,它也是我认识城市和社会最直接的生活剧场,车窗就是电视屏幕,座位上走道里满是没有台词的本色演员,舞台上时而演出各种温情、暖心、偷盗、怒骂的各种情节。

一年冬天,我乘坐101路

车出行,有总站上车的优势,我习惯选择坐后面,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良心与懒惰之间的对决。小商品站上来了一位中年大叔,皮肤黝黑,矮小的身上满是灰尘,粗糙的手上费力地提着两大包沉甸甸的东西,在车中间找到了唯一的位置坐下,两包东西“咚”的两声放落在地上,经过他的人们都习惯性躲开。到了下一站,又上来了一位白发老者,老者上了车,左顾右盼间,那位中年大叔一下子站了起来,扶着他那两袋沉甸甸的东西,远远地喊道:“老人家,您过来坐吧。”老者看到挥了挥手“小伙子,不用了,我不累站着吧,你手上还有东西。”“我没几站,您坐吧。”说着中年大叔便放下袋子,特意从车中间摇晃地走过来牵扶老人,老人连连感谢坐下,又过了三四站,那位也不算年轻的中年大

叔和我一站下车了,我注视着,他费力扛起来两大包东西,踉踉跄跄远去的背影,觉着异常的高大。

工作后,认识了先生,很多时候出行我们还是选择101路车,简单浪漫,车子穿过繁华的市中心,时有司机不耐烦响起的喇叭声,也时有飞驰而过的豪华小轿车,而我们却沉浸在讨论今朝种种的嬉笑中恍如隔世,时而车上老歌回响在我们的耳畔,时而耳机一人一半,车窗外阳光斑驳,树木阴翳,车窗内我们依偎而坐,心中阵阵涟漪。

现在,101路车已经停运两年了,我牵女儿的小手偶尔经过紧闭的公交总站大门总会驻足跟她说“等这儿的公交车通车了,妈妈第一个带你坐一趟好不好。”我两岁多的女儿听了,每次都会欢欣鼓舞,蹦跳着嘴里重复个不停。



丰茂 王浩然 摄

冬忆

文 | 贾玮

就在前几天,一股强冷空气席卷我国的大部分地区,太原也终于迎来了一场降雪,一场人们期盼已久的雪,尽管有些地方依然只听其声,未见其影,但总算有些地方不但下了甚至还积了薄薄的一层。

四季的变化总带给人们期盼,节气到来如果能带来相应的雨雪霜露,心里似乎觉得这个季节就是正常的。就像惊蛰时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,雨水那几天降落的若有若无的雨丝,霜降的早晨看到草地上一片一片的白霜,大雪小雪从天而降的六角形精灵,如约而至的天气变化带给人们踏实的感觉。若是该来的总是不来,那不该来的就要出现了。就像前段时间,进入冬季,气温迟迟不下降,有时感觉比秋天还暖和些,于是周围的人们咳嗽啊感冒啊都来

了,还是迟迟好不了,看着电视报道里每天爆满的医院,听着人们诉说自己难受、孩子不能上学的消息,心里暗暗盼望着冷空气快来吧,最好再带来大的降雪,把那些可恶的病毒统统消灭掉,再踩着厚厚的雪,听着脚下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看着身后白茫茫大地上留下或笔直或曲折的脚印,兴趣来了还可以踩几个造型出来。似乎一下子回到幼年的时候,那时的冬天总是那么寒冷,雪也能下得很大,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衣、棉鞋,戴着厚厚的手套,成群结伙地打雪仗,滑冰车,从大坡上往下

滑。这时塑料底鞋是最好的,滑得又远又快,就是脚冷且危险系数大。那时上学不用坐车,家离学校很近,到了学校,要组织扫雪,一边扫雪,一边打雪仗,扫完后再堆一个大雪人,一下课就跑去去看雪人是不是还站在那里,看着雪人慢慢矮了,胳膊也掉了,头也歪了,再插好摆正了,最后还是流着一摊水结冰消失不见了。

似乎已经是好久远的记忆,现在很难再见到那样的大雪,好不容易下来,市政也赶紧撒盐消雪,想玩雪还得和市政部门抢时间,只是常常抢不过的。城市的生活容不得满地积雪,雪带来的快乐只能在滑雪场去感受,只是那种玩得不亦乐乎时,家长在远处喊着吃饭,大伙儿一边嘴里答应着一边抢着玩耍的快乐再也不会了。

冰花

文 | 姚玉娟

天地远离的寒夜过早地抹上了厚厚的黑暗,让覆盖的梦有了深深的思念。

风伴着数九的歌谣跳动着大地变化的画面,摇动着树枝和着窗外的雪花编制出岁月的花环,晶莹剔透中凝结着希望和祝愿,在风铃正声中交响。

小时候,那些呵气成冰的日子,一群小伙伴,不惧寒冷,在外面蹦蹦跳跳,嘴里念叨着“腊七腊八,出门冻煞”等一些民谣农谚,跳皮筋,玩格子,丢沙包……经常玩得忘了吃饭,大人一遍一遍地喊,那些还在兴头上的玩伴们依依不舍地各自回家。玩累了,倒头便睡,旋即又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一睁眼,窗户玻璃上开满了美丽的冰花:一片片茂密的树林,一丛丛密实的青纱帐,一块要成



花海

王新龙 摄